

周建屏三进三出张家庄

■陈抚生



果核

■郑茂琦

作家陈抚生,对张家庄这场战斗做了小型化、精致化的开掘。通过三进三出张家庄这样一个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塑造了抗战英雄周建屏的智勇双全和重情重义的形象。由此可见,故事写作,有一条基本经验:人物形象、性格须通过一系列故事情节展开。

此外,这个故事还颇具传奇色彩。何谓传奇,古人说:“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奇,也有新的意思。不新、不奇是故事的大病。也有人说,“作传奇者,全要擅驱睡魔”。因此,新奇关系故事的成败,“有奇事,乃有奇文”。

军史中的周建屏,一生甚为传奇,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屡立战功,但是在艰苦的革命生活中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和脊髓炎。1938年6月,46岁的周建屏病逝于晋察冀边区平山县小觉镇。后来,边区政府还设立了建屏县,以示缅怀。

余下几个故事也各有新奇之处。网络时代,手机的信号还得靠“老刘”来送,《知心话》的尾声出人意料,还有靶场的疑云,这些新奇的梗构成了故事的果核。

本版插图:李振晨
版面设计:梁晨

我喜欢说故事

时光留声机

1

1937年春夏两季,冀中大旱,直到几场秋雨过后,滹沱河才又卷起了波浪,河水滔滔地涌上干涸的河岸,岸上的芦花穗子低垂在冷风中,苇秆一竿挨扶着一竿。小觉镇紧靠滹沱河南岸,周围是崇山峻岭,晋察冀军分区四分区的司令部设在村子南头的山脚下。四分区成立短短几个月,就扩建了三个相当于团的区队,加上村村有民兵、自卫队,根据地如同大厦有了顶梁柱。

区队里有一个叫韩增风的中队长。这个年轻人血气方刚,打仗勇敢,人们都叫他“韩猛子”。他听说分区周建屏司令员带兵打仗智勇双全,曾经带着由“两条半枪”闹革命起家的红军独立团,跟方志敏、邵式平一起,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中,打出了一个红十军,建立了赣东北苏区,心中十分敬佩。他想:“我光猛还不行,要有周司令员那种善于打仗的本事就好了。”这一天,他正好有事到小觉镇,办完事专程到司令部跟周建屏汇报工作。见了面,周建屏说:“韩队长,你来得正好,我今天准备去你们的驻地张家庄看看。”

韩增风一听,求之不得啊!连说欢迎,并自告奋勇带路。

周建屏和韩增风,还有各自的警卫员,四人沿滹沱河向东,奔向根据地边沿的张家庄。

天擦黑,才到达目的地。但是,部队刚刚转移走了。在反“扫荡”战斗中,因为敌情的变化和战斗需要,部队经常转移驻地,这是意料中的事,一点也不奇怪。他们翻山越岭,赶了一天路程,都感到有点累了,再说一时也摸不准部队的新驻地,只好先进村。村子里的老乡也转移出去了,只有一班自卫队留守。

2

四人吃过饭后,商量了一下,决定在这儿休息一夜,第二天再联络部

队。几个人一起住在队部。这是几间普通农舍,屋前有个小院落。两个警卫员跟自卫队一起在村口倒班站岗放哨。

奔波了一天,几个人很快呼呼睡着了。韩增风迷迷糊糊做了个梦:周司令员正在给他讲,胜不骄,败不馁,既要大胆勇敢,又要小心谨慎。突然,好像有敌人打来了,他要使劲喊,却喊不出声。忽然惊醒了,心想可别叫敌人包围了,起床听听动静吧。

他跳下炕,正要开门,周建屏却轻轻说了声:“不要开。”原来周建屏已经醒了,他早就听到了动静。

周建屏从窗纸上的小孔朝外一看,只见农舍的栅栏门已经打开,敌人把门堵上啦!韩增风从另一小孔也看到了这个情况。

韩增风把周司令员的警卫员小苗子叫醒,三人躲在窗口的两边,刚刚站好,只听得“哗哗”一阵,机枪子弹从窗口打进来,钻到对面的墙壁上。

机枪一停,又甩来几颗手榴弹。因为有窗框挡着,只甩进来一颗,落在炕上,嘶嘶冒着白烟。周建屏立即抓起冒着烟的手榴弹又甩了出去。

三人一闪身出来,冲着北面的土墙往上一蹿,翻身跳到了北院。一步未停,又接连翻过两家,才来到村街。

他们仗着路熟,串着胡同拐来拐去,朝村外奔去。鬼子把他们当成了村中的老百姓,不知道其中有中队长韩增风,更想不到有分区的司令员,所以只冲他们打了几枪,并没有跟着追下去。

韩增风冲在头里,周建屏走在中间,警卫员断后。临出村时回头看,见已经甩掉了那几个鬼子,便迅速离开村口,进入村外一片桃园。

他俩停下脚步,发现丢了警卫员小苗子。周建屏想,这小子机灵,晚几步一定会撤出来的。等他出来,好一块走。可是,一等再等,也不见出来。

3

村里,手榴弹还在激烈爆炸,机枪也仍在疯狂地扫射。周建屏判断:在村口放哨的韩增风的警卫员,没来得及进村报信,连信号都未发出,说明凶多吉

少,现在又把小苗子也丢了。

周建屏没有多加考虑,和韩增风简短说了几句,便立即朝自己刚刚脱险的、敌人还在疯狂搜捕的村子奔去了。

谁知才到村口,见鬼子已设了岗哨。周建屏发现,鬼子岗哨紧盯村里,并不注意村外。他们的任务应该是守着村口,防止有人从里面冲出。于是两人悄悄接近村口,借着村中炮火的光亮,一齐瞄准,击毙了两个鬼子。

两人进了村,顺着刚才冲出村的那条小街,往前寻找。正着急寻不到人时,却听见有人低低喊了一声“周司令员!”原来是小苗子,他听出了周建屏的脚步声。

“小苗子!”周、韩二人赶过来。小苗子的腿部受了伤,不能走路,趴在街边的一个墙旮旯里。

“来,我背你,快!”韩增风背起来就走了。

只是,刚才进来的街口又出不去了,至少有七八个鬼子守在那儿。他们只好拐进一条小胡同,转了一个多钟头,才转出村来,又走进了那块桃园。正往前走,忽然听到桃园的另一头有声响。韩增风放下小苗子,轻轻往前侦察,发现有十几匹大洋马,拴在桃树上。原来是最初赶来堵他们的那十几个鬼子,将马拴在这村外桃园里。幸好只有马没有人,他解下两匹牵了过来,把小苗子扶上马背,又将另一匹牵到周建屏面前,说:“司令员,你跟小苗子一起先走吧!”

“你那个警卫员小鬼还没出来,自卫队也没出来,怎么办?”周建屏根本没考虑要走。

“我再进村去看一下。”韩增风说。

“那就一起去看看吧。”周建屏打了个手势,让小苗子先走,他要跟韩增风一起再闯虎穴。

“不行,这一次要到村子当中。”韩增风的意思是说太危险了,周建屏决不能再冒这个险。话到嘴边,却改口说:“人多易反容易暴露,我一人进去就行。”他看司令员还要坚持进去,便又说:“假如出来的时候有困难,你可以在外面接应一下,比一起进去要好。”

周建屏听他说得有道理,便留在村边。小苗子骑在马上,硬是不走,也留在这儿。

如何再能进得村去呢?韩增风稍

稍迟疑了一下,周建屏看出了他的疑虑,便将那匹大洋马牵过来,把缰绳递给他,说了声:“这是夜里,你就骑上马大模大样地进村吧。”韩增风领会了周司令员的意思,接过马缰绳,即刻翻身上马,手中提着匣子枪,飞一般朝村口奔去。

夜色很暗,敌人看不清他是谁,他便假装鬼子大模大样地闯过去了。

4

韩增风进得村来,看看前后无人,便下了马,拐进一个胡同,他知道自卫队住的地方。

原来那夜,鬼子由汉奸带路,躲过村边岗哨,先包围了他们4人住的小院,然后一部分鬼子又转身出来对付村口的岗哨,韩增风的警卫员和几名站岗的自卫队员就这样牺牲了。

韩增风一看自卫队住的地方有了鬼子,便又绕了好多家去寻找,都找不到。忽然想到这张家庄自卫队挖的一段地道,如果他们未能撤出村,必定进了地道。于是便朝留有地道口的这家寻来,果然在这儿找到了他们。这时,集中包围小院的鬼子,大部分已经分散到各个街口、胡同口,将村子包围得越来越紧了。现在不好出村,可又不能等到天亮,大白天更不容易冲出去。于是,韩增风坚决而果断地说了一声:“跟我走,往外冲!”

韩增风与自卫队员突然出现在接近村口的地方,他们用匣子枪、手榴弹一阵猛打,村口的敌人抱一挺机枪,死死堵住街口,身后的敌人也陆续赶来,眼看进退不得,情况十分危急。

突然,枪响了,几颗手榴弹落在抱机枪的敌群中。韩增风知是周司令员与小苗子前来接应,顿时精神大振,大喊了一声:“冲啊!”

几名自卫队员紧随其后,一起冲出了村。幸好天黑,夜幕掩护了他们。冲出村后,敌人摸不清去向,只好朝着野外乱打一气。

韩增风带着冲出来的自卫队员,随周建屏奔入桃园,解开拴在树枝上的缰绳,翻身跳上马背,马鞭一扬,一行十余人离开桃园,沿滹沱河向上,奔向根据地腹地去了。

靶场疑云

■孙晋升 郭子涵

我家为什么这么穷呢?有一年我爹出去打工伤了腿了,一直瘫痪在床,我还有个妹妹,一家四口人全靠我娘一个人在地里抓挠,顾上地里顾不上家,我们家能不穷吗?我能不脏吗?

现在不一样了,我当兵了!我家在村里光荣着呢!

班长的前任班长,我没见过,听说叫董放,入伍两年就考上了军校,还是航空大学,听说现在在驾驶歼15,在辽宁舰上起起落落,你说威风不威风?董放走的时候,把他的学习资料留给了我,学的是无线电。我的班长走的时候又把那些东西留给了我,现在我也在抓紧学习,准备报考军校。我打算考海军工程大学,说不定能分到辽宁舰,那样我就能与董放成战友了。哈哈,一想到这儿我就打心里乐。听说董放可厉害了,军事比武样样第一,还自学英语。有一次有个国外军事考察团来我们哨所访问,他用外语与人家交流,把那些外国军官震得一愣一愣的。现在英语是我的短腿,不过这一关我一定得闯过去。

我知道,你也是好样的!你的军龄比我还长,听说有次巡逻,雪很深,看不见路,一个战士滑倒了,眼看就要滚下不见底的深沟,你反应最快,死死拽住那个战士的军靴,在别的战友帮助下,把那个战士救了上来。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爹,我娘,还有我妹。其实也没什么担心的,听他们说,村里处处照顾军属,逢年过节,给我们家送来送去的,还有红包呢!现在我们村整体脱贫,我娘早不种地了。我们村的地全部转包给一家制药企业,我娘给那家企业打工,种药材,收入比以前高了许多。我妹读高中了,每次给我打电话说的都是好事,喜事。只是我爹的病还是那样,这輩子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打算把我的工资攒下来,再回家的时候给我爹买辆电动轮椅,他就可以自己在村里到处转转了。

嗨,我说半天了,你也说几句啊!许久没有回音,因为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一条叫雪豹的军犬。

军营新传

时鲜的军旅故事

天刚泛白,一辆东风运输车缓缓驶入某团驻训点。“吡……”一声急促的排气声后,运输车稳稳停住。

“老刘回来了。”只听有人喊了一声,原本聚在帐篷前水袋洗漱的战士,纷纷向车边跑来,边跑边用力朝驾驶室里的人挥手。老刘跳出驾驶室,从身上装满手机的帆布包中掏出一部手机,然后把帆布包扔向人群,一时间场面更加热闹起来。

老刘,大名刘平,还未到中年,发际线就退到了头顶,加上他为人热忱,所以大家习惯称他为“老刘”。

今年该团驻训的地点是一个陌生河谷,山高路陡,手机也没有信号。日常的生活物资得靠团里的运输车定期从离驻训点很远的营区往上传。老刘高原行车经验最丰富,自然成了这项运输任务的二不人选。

在驻训点,战士们想家了,就托老刘给人家寄信,但好几次信刚送到团里,老刘就已经出发了。而且营区收信也慢,这样一去一来,有时两个月通不了一次信。

后来,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想到,在手机上写短信,等老刘下山到了有信号的兵站检修车辆时,再把信息发出,家人收到信息后也能立马回复。

不久,老刘带手机下山的事在驻训点传开了,老刘的运输车成了驻训点与家之间的电话线。就在战士们因通信问题解决而感到高兴的时候,老刘的退伍命令到了。

“老刘,你都快退伍了,下个月就别下来了,战士们肯定会理解你的,好好休息吧,再说,驻训点的军线电话马上也要接通了。”在山下的检修站,一个技师走到正在检修车辆的老刘身旁说道。

“军线不是还没接通吗?”老刘不慌不忙抽出机油尺。

“让别人替你吧。”技师继续劝解。

“等王辉回来。”老刘把机油尺插回原位,扭头拿起座位上的手机走进了他临时休息的帐篷。老刘打开王辉的手

信号

■李江

机,按照约定,今天是王辉给家里发信息的日子。

王辉是老刘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年年都代表单位参加上级组织的驾驶课比武竞赛。今年自然也不例外,就在上个月老刘下山后不久,王辉也接到了下山参加比武的通知。所以,王辉没有等到老刘把手机送上来就下山了。

那天,车子开到了有信号的地方,老刘把车稳稳打开包,看到王辉的手机接连收到他父亲发来的好几条信息:

“小辉,你在部队一切还好吗……对了,你妈那个老毛病又犯了,医生说需要做个小手术,不用担心。”

“小辉,以后要是不方便发信息,就不发了。”

老刘认真看完每一条消息后,想了很久,然后写了一条短信:“我在单位挺好的,让妈安心做手术,有事就发信息,我能收到。”

老刘退伍的第二天,驻训点的军线电话终于接通了,王辉也在那天回来了。山下的老刘接到了王辉用军线拨过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王辉声音呜咽,说着这些年他们师徒间的事。突然,电话里传出“吡”的一声,王辉下意识起身朝窗外望去,路两旁空荡荡的……



知心话

■王明新

声明在先:这事我从没给任何人说过!我可是第一个。知道我为啥当兵吗?

我8岁那年,邻居买了辆小汽车,村里的孩子好奇,都争着去看。他家有间闺女叫牛玲,比我小两岁,扎个羊角辫,把住大门说,我让谁进谁才能进。我的那些小伙伴一个个被地放过去了,最后单独剩下我不让进门。她嫌我脏,嫌我长得黑了。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定长大了去当兵,我要穿上绿军装,戴上领章帽徽,挎着冲锋枪,在村里神气十足地走一圈,让牛玲看看到底是谁帅。

现在我入伍三年了,当班长也快一年了,我们的哨所海拔5000米,在祖国的最西北角,我常常站在哨所上从南往东再向北,把我们的祖国扫描一圈,我们的祖国山高河长,广阔无边,那时候我怎么只看到自己鼻子尖那么小点地方呢?哈哈,不知道牛玲在干什么呢?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穿军装是必须的,但没带冲锋枪,也没绕着村子转一圈。听我娘说,牛玲上了师范大学,准备毕业了在村里当教师。

现在我一点也不恨她,甚至还有一点喜欢她。

故事兵阵

长征

第5328期